

# 俄乌冲突百日, 未来还有解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赵隆

## 1 冲突走势超出各方预期



赵隆

问: 如何评判这100天来的战场形势?

答: 总体来看, 俄乌冲突的走势完全超出各方预期,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持续时间超出预期。俄乌冲突爆发的首周, 不少政治家和专业人士都认为, 由于双方实力的悬殊差距, 俄罗斯极可能“速战速决”实现既定目标, 甚至传出英美等国已为泽连斯基政府制定“流亡计划”。但随着俄“闪击基辅”和从多个方向实施大纵深穿插的战术受阻, 其战略重心逐步从“以战迫降”转入“以战促谈”, 进而明确军事行动的阶段性目标。同时, 泽连斯基也渐渐稳住阵脚, 通过爱国动员和共情宣传, 将自身与欧洲安全和西方价值的存亡相互绑定, 不但得到北约国家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还促使美欧对俄实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制裁。至此, 这场冲突的形态从初期的“闪电战”逐步陷入“持久战”, 决定冲突何时、以何种方式终结的变量已超出直接当事方的范畴。

二是焦灼状态超出预期。冲突已持续逾百日, 俄罗斯也已控制超过20%的乌领土, 但战局尚未出现“一边倒”的态势。双方围绕马里乌波尔的攻防战持续2个月有余, 而目前对于北

顿涅茨克等要地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出于开展信息战和发动心理攻势的需要, 俄乌各自的战报和战损评估存在较大出入, 但可以肯定的是, 自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至顿巴斯地区, 并延伸至南部尼古拉耶夫的上千公里战线之上, 俄乌围绕重点城市和战略要地的攻坚与反攻将更为频繁, 互有攻防的拉锯战可能成为常态。

三是影响范围超出预期。在全球层面, 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次生灾害”不断深化。同时, 现行国际体系和多边治理机制承受“压力测试”, 国家间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鸿沟凸显, 以排他性安全为标志的“准阵营化”重组逐步显现。在安全层面, 作为“中立国”的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将构成从黑海、波罗的海至北极海域与俄罗斯对峙的战略新纵轴, 而北约提升全球功能和“入亚”的冲动也对地区安全格局造成连锁反应。在经济层面, 部分国家对金融、技术、能源的“武器化”尝试, 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友岸化”, 刺激各国建立贸易“防火墙”和产业“隔离带”的需求, 上述趋势将随着俄乌冲突的持久化不断发酵。

## 2 “消耗战”vs“反消耗”

问: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最强大”的武器, 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乌局势?

答: 除了战场陷入“持久战”之外, 俄乌冲突已成为俄罗斯与美欧在战略意志、军备补给上的“消耗战”。冲突伊始, 北约国家就根据战场走势不断提升对乌军事援助的武器水平和规模, 尽可能缩小俄乌在装备上的强弱落差, 从而利用冲突的持久化对俄进行消耗, 也避免乌克兰被迫签署“城下之盟”。近期, 随着俄军接近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 美国和英国先后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和M270多管火箭炮等远程打击系统, 坚定乌克兰抵抗到底和伺机谋划反击的信心。虽然美国提出将限制相关武器的射程, 不会提供最大射程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 并声称已得到乌克兰不会将此用于攻击俄境内目标的承诺。但是,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之上, 一线交战人员是否能够严格执行相关承诺存在疑问, 这一举动还可能改变双方既定的“游戏规则”。例如, 普京对此警告称可能使用大量的破坏性手段, 打击尚未打击过的目标。战争惨烈度的升级, 不但将造成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也将使双方在短期内回归谈判桌的前景更加渺茫。

俄总统普京2月24日的电视讲话曾明确指出, 决定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就战局本身而言, 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目标正在回归顿巴斯地区这一“初心”。无论是基辅、切尔尼戈夫方向战略转移, 还是明确建立对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的完全控制, 打通连接克里米亚的陆地通道, 并

获得通往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出口等第二阶段军事行动任务都表明, 俄希望尽可能巩固手中的战果, 为最终的停火和谈争取更多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 面对美国利用消耗战拖垮俄罗斯人的尝试, 俄罗斯似乎也在谋划相应的“反消耗”斗争。有分析人士指出, 俄军事行动的日均支出为9亿美元, 根据其2021年军费估算仅够支撑约73日的开销。但实际上, 随着俄缩小战线和集中作战目标, 相关开销已有所减少。同时, 俄拥有阵地战所需的大量库存武器装备, 在“战时状态”下可供支出的军费比例也显著增加。更何况, 即使欧盟第六轮制裁在俄海运石油的禁运方面迈出巨大一步, 但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保持高位下, 俄能源出口实现了“量减价增”的反转。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2022年以来俄每月从原油和相关产品出口获得约200亿美元收入, 同比增长超过50%。有预测认为, 今年持续高位的天然气价格将为俄带来约800亿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说, 在遭受能源制裁和禁运的初期, 俄仍将享受“短缺恐慌”造成的能源价格红利, 并将此作为坚持推动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本。

此外, 俄还在制造美欧对乌援助的“无底洞”预期, 激化美欧内部关于战略协同与本国优先的矛盾, 反向消耗西方的凝聚力和耐心。对俄制裁造成的通胀压力及民生困境, 以及对能源、粮食、难民危机的差异化感知, 可能导致欧洲内部和美欧之间的对立立场再度失调, 这将成为影响俄乌局势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

## 3 相互妥协主观意愿不足

问: 俄乌还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吗?

答: 虽然俄罗斯将乌克兰不愿重返谈判桌完全归咎于北约持续不断的军援, 但实际上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缺乏妥协空间才是症结所在。此前, 俄乌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乌克兰的中立地位与安全保障的形式, 在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位问题上没有明显突破。对泽连斯基而言, 如果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 或者承认卢、顿两个“共和国”的主权独立, 势必打破其统合内部势力、对外绑定欧美的“战时总统”形象, 甚至背上“割地求和、丧权辱国”的骂名, 从而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对俄罗斯而言, 在尚未实现对顿巴斯地区和乌南部完全控制的军事目标之前, 也不具有强迫乌返回谈判桌的资本。

从目前来看, 由于战局尚未出现明显拐点, 双方都希望通过取得明显战果巩固自身谈判地位, 相互妥协的主观意愿不足。与此同时,

在北约对乌军援规模和水平同步提升背景下, 乌克兰确实产生了由守转攻、收复失地的冲动, 试图将谈判作为其化解前线压力的调节器。而俄罗斯面对美欧“孤立化”的全面制裁和北约新对抗前沿的雏形初现, 更需要凝聚“不惜代价”实现既定目标的内部共识, 通过最终战果证明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泽连斯基近期提出, 只有俄罗斯退回2月24日之前的边界后才可能恢复谈判。在这种氛围下, 双方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即使恢复接触, 相关对话也只能流于形式, 难以产生实质成果。

归根结底, 任何一场军事冲突或战争都将以和平协议的签署作为终点。因此, 将“阶段性停火协议”与“全面和平协议”分别处理, 为领土主权问题设置额外“谈判期”, 基于俄乌此前达成的《伊斯坦布尔公报》框架, 在乌克兰确保中立的前提下, 探索非北约式的多边安全保障, 依然是俄乌未来谈判实现突破的可行性方案。



# 以色列用一份自贸协议撬动中东政治版图



研究员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

5月31日, 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这是自2020年9月建交以来双方关系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自贸协议将巩固双方外交关系, 极大改变中东地区地缘经济和政治版图, 使地区版图出现有利于以色列的演变, 进一步提升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 阿以缓和 大势所趋

2020年建交以来, 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2021年6月和7月, 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使馆先后开馆, 2021年12月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实现了对阿联酋的

访问, 2022年3月阿联酋高级代表参加了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的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峰会, 即内格夫峰会。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则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充实经济内涵的巩固阶段。

阿以关系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实现一系列重要进展, 原因固然在于美国的推动, 以及阿以经济互补性强等内生动力, 但更是因为阿联酋所背负的道义责任相对较轻。

尽管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缓和乃大势所趋, 但巴勒斯坦问题因涉及复杂的宗教情感, 以及伊斯兰世界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的缘故, 仍是制约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缓和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沙特等国虽长期与以色列保持非公开关系, 但因为将自己视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而一直在与以色列发展关系方面保持谨慎立场。而阿联酋在海合会国家和经济和人口规模位居第二, 无需像沙特那样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背负更多的道义责任, 故而更容

易按照自己的节奏与以色列发展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一独特的地位, 阿联酋才成为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重点突破的外交目标。

## 地缘经济格局大变

这份协议签署将产生诸多深远影响, 以下两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将极大地改变中东地区地缘经济格局。据报道, 阿联酋和以色列自由贸易协议签署之后, 双方将取消96%的贸易关税, 双方的贸易规模可望在5年之内达到100亿美元。以色列在高科技产业和农产品方面具有优势, 但国内市场狭小, 且因被抵制一直未能进入周边阿拉伯国家市场。协议签署后, 以色列产品将有机会顺利进入阿联酋, 进而通过阿联酋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 在助推其经济实力的同时实现其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融合, 这将对以色列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阿联酋如同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一样, 近年来也以“2030愿景规划”为蓝图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阶

段, 将建设辐射中东乃至亚欧非等广大地区的物流枢纽作为目标。与以色列签署协议之后, 其物流枢纽地位将有所提升,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经济中心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二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版图继续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演变。尽管阿拉伯国家仍然在口头上承诺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 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快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 阿联酋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建交之后, 阿联酋一方面仍然在以色列侵害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方面谴责以色列, 另一方面仍然维持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势头, 为阿拉伯国家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实践了一个新的路径, 即在口头上恪守巴勒斯坦问题道义责任的同时又与以色列发展关系。

## 以色列地位更突出

阿联酋与以色列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何在恪守道义责任和发展与以色列的

关系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 为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发展关系提供了可行性参考与合法性支持。可以预期, 在阿联酋的示范之下, 在以色列的外交攻势之下, 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之下, 可能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将会选择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那些已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将会深化与以色列的经济、政治、甚至战略合作。

而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巩固。长期以来, 尽管以色列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叙利亚战争等问题上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但其作为被阿拉伯国家抵制力量一直未能进入中东地区政治的核心位置。未来, 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经济关系的充实,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其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可望进一步加强, 其作为重要操盘手的地位可能进一步突出。